



莊騷合刻題辭

書之合刻也多從其類也檀弓考工  
則以記也管韓則以子也李杜則以  
詩也又其時名之齊也若夫莊騷之類子  
也騷之類則集也而知忍二書之合鏤也  
何哉非以其文之沈洋自恣排蕩恍  
惚其勢機之有同乎二書之合有識  
者當負其識之特矣顧鏤其板而不懸



其書於市門則世之人罕盡觀至市門  
有翻鏤其板以行者余過知忍觀其板  
而詫之延請携之南都遂誌數言以表  
知忍之意不從其類而從其文也鏤工極  
精此故標其真月也彼翻鏤者則第二  
月矣購者覽之以萬曆歲次丁未秋  
日震維居士俞安期書識

# 合刻莊騷序

曲阿于玉立謨

夫莊騷之文誠千古勗調自昔  
習二家者莫不並賞其文各宗  
其趣漆園忘情要歸於虛離騷  
者情之所鍾反莊者也予嘗歎  
味斯言不無河漢似憐合璧已

損連城蓋莊騷者離其詞而合  
其旨者也間語同好丁長孺長  
孺徵其意予曰莊生者出于  
情而極者也屈子者入于情而  
極者也夫不極則川塗猶迴引  
詣無期安能決背于無涯惟極  
則窮則通水之窮也為燥火之

窮也為涼四時之序熙然春耳  
忽而為夏忽而為秋為冬夫  
夏與冬則寒暑之至變也而  
何以相及乎信矣夫窮者通之  
踞也故惟出于情而極則能入  
于情惟入于情而極則能出  
于情循而視之若環之無端

即而擬之則其出其入無往無  
來何以明其然也世之紛然雜

陳于前形于目而聲聳于耳者有  
耶無耶未始不形于目也未始  
不聲于耳也未始形于目也  
未始轂于耳也而世人見有窅  
有見無窅無玄黃無咎丹青

自移則未極之故耳莊生者  
信能窺于有無之際矣窮萬物  
至于無物之之而萬物窅然泊  
然聳色熾然于是而觀其妙  
即于是而觀其徼循之則虛已  
以遊逝之則即物而歸是其出  
于情而極故能入于情也三問憂

愁乃至自沈頽其了達豈遂屈  
于南華哉試循其本優游汨  
羅從彼彭咸死生節義不控于  
懷彼其忠志所萬入水不濡入火  
不熱古今宇宙如是而已則順  
而委之浩浩沈湘何必非華三月  
豈其入江而不化極宗臣之分而  
無所容思則中扃旣撤萬竅  
皆風一往冷然而國風小雅之音  
豈但化者所得與乎吾故曰入  
于情而極故能出于情也蓋嘗  
思夫心能徹有則能通無能通  
無則奏庖丁之刀目無全牛而  
夫子他日說詩曰可以怨夫旣怨

矣又可怨乎惟不怨也可以怨也  
也以是讀莊騷庶可撫其會  
矣且其說具在莊騷莊子曰  
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  
無所逃于天地之間而天問一篇  
托意玄杳漁父結章一至于鼓  
枻而去不復與言噫可思矣夫  
高卑陳而冠履定臣之事君  
無所逃其死此屈氏之所萬而  
莊生著之萬物皆以莫可窮  
詰究其指歸不入言思此莊氏  
之所馮而屈子著之然則莊與  
屈皆出于情皆入于情其為羽  
化其為沉江吾得而併按之他

日又聞之吾師曰離騷者屈  
氏之道遙也則夫窮六合之變  
而總萬類之情人間應帝盤  
薄一世又豈非莊氏之騷耶  
長孺鞮然曰止如子之言則莊  
典騷將無同知忍氏方合而傳  
之其次子之言以為序

刻南華經叙

故鄆丁元薦撰

漆園吏者深於世者也雖然彼  
且秘媿如垢魯史將遊天地萬  
物而奚以世為曰出世所以為世  
法也善沒水者忘於水輕隸者

狎登高藏天下于天下者不有  
天下者也有虞氏得之以為敵  
履孔氏得之以為浮雲故能入  
遊其樊而無累乎已世儒斤  
斲裂其口吻亦曰吾師吾師  
云而獸河漢于漆園乎則吾  
夫子非耶其稱曰

生黜也死息也吾不以南面  
王樂易也而拘之人規之然  
且以為錫彭祖而夢寐人間  
哉嗟乎予未見夫執生者之  
不果戕其生而惡死者之非  
連其死也南郭子綦系之喪  
我也尊生者也堯之喪天下  
也在

宥者也皆以不用為用故曰漆園  
深于世者也然則何以詘尼父曰  
是左袒尼父者也彼見夫儒墨  
競趨捐、焉各執其是非以相  
訛憤而為之說曰與其譽堯非  
桀不若兩忘而化故不得已而孩之

則夫人而居父也夫人而尼父則尼  
父之名不必立嗟乎世之尊尼  
也以羨墻而漆園之尊尼父也  
以鴻蒙藉令北面洙泗何啻素臣  
而皮相者視為謬悠自恣之譚西  
晉而下幾為名理濫觴一歎後詮

疏滋繁誰云罔象醯鷄而已矣曲  
阿知忍氏逃禪之暇尋繹茲經一  
洗蕪蔓付之剗剗余讀而賞之  
嗟乎副墨之子方且以是為駢拇  
也而余復駢拇之邪自得者津筏  
焉可矣

辛卯冬日南至書于白石山  
房

莊子南華真經篇目

卷之一

內篇

逍遙遊

齊物論

卷之二

養生主

人間世

德充符

卷之三

大宗師

應帝王

卷之四

外篇

駢拇

馬蹄

胠篋

在宥

卷之五

天地

天道

天運

卷之六

刻意

繕性

秋水

至樂

卷之七

達生

山木

田子方

知北遊

卷之八

雜篇

庚桑楚

徐無鬼

則陽

卷之九

外物

寓言

讓王

盜跖

卷之十

說劍

漁父

列御寇

天下

莊子南華真經篇目

震維居士琴琴閣藏板

莊子南華真經第一卷

內篇

逍遙遊第一

北冥有魚其名爲鯤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  
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  
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  
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恠者也諧之  
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  
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

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闕者，而後乃今將圖南。蜩與鸞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槍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適莽蒼者三食而

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爲鯢；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泰山，翼若

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  
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  
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  
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  
之辨也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  
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  
笑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  
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境斯已矣  
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夫列  
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  
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  
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辨以遊無窮  
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已神人無功聖  
人無名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  
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  
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  
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  
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

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  
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  
下爲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  
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  
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  
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不  
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  
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  
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  
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惟形骸有聾盲哉？  
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之人也，之德  
也，將旁礴萬物以爲一世，斬乎亂孰，弊弊焉以  
天下爲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  
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秕糠，將  
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爲事？宋人資章甫，  
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  
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

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爲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呶然大也。吾爲其無用而掇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泝泝統爲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爲泝泝統，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泝泝統，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爲

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遙乎寢卧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齊物論第二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耦。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

吾喪我，汝知之乎？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呿，而獨不聞之。參差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激者，謫者；叱者，吸者；叫者，譟者；突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爲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

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  
已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大知閑閑小知間  
間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寃交其覺也形  
開與接爲構日以心鬪縵者害者密者小恐惴  
惴大恐縵縵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其  
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如秋冬以言其  
日消也其溺之所爲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厭也  
如緘以言其老洫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喜  
怒哀樂慮嘆變熱姚佚啓態樂出虛蒸成茵日

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旦暮得  
此其所由以生乎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  
近矣而不知其所爲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  
朕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百骸九  
竅六藏賅而存焉吾誰與爲親汝皆悅之乎其  
有私焉如是皆有爲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  
治乎其遞相爲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如求得  
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一受其成形不亡  
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

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爾然疲  
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人謂之不死奚益  
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人之生也  
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夫  
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  
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  
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是以無有爲有無有  
爲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夫言  
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  
邪其未嘗有言邪其以爲異於鷇音亦有辯乎  
其無辯乎道惡乎隱而有真僞言惡乎隱而有  
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  
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  
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  
莫若以明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  
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  
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  
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以聖人不

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  
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  
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  
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  
也故曰莫若以明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  
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  
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可  
乎可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  
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  
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爲是舉  
莛與楹厲與西施恢恠憍恠道通爲一其分也  
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爲一唯  
達者知通爲一爲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  
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因是  
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勞神明爲一而不知  
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狙公賦芋曰朝  
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  
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亦因是也是以聖

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均是之謂兩行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爲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惟其好之也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是故滑稽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矣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

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爲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既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况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况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爲是而有畛也請言其畛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辯有競有爭此之謂八德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曰何也聖人懷之衆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嗛大勇不忤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

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爲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既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况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况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爲是而有畛也請言其畛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辯有競有爭此之謂八德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曰何也聖人懷之衆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嗛大勇不忤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

不信勇伎而不成五者。罔而幾向方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脰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嘗試問乎汝。民溼寢則腰疾。偏死。鮪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恂懼。猿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螂蛆甘帶。鴟鴞耆鼠。四者孰知正味。猿獼狙以爲雌。麋與鹿交。鱖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

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已而况利害之端乎瞿鵲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有謂無謂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爲孟浪之言而我以爲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爲奚若長梧

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熒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汝亦大早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鴉炙予嘗爲汝妄言之汝以妄聽之奚旁日月挾宇宙爲其脗合置其滑稽以隸相尊衆人役役聖人愚菟參萬歲而一成純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予惡乎知悅生之非惑邪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匡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

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爲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丘也與。汝皆夢也。予謂汝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爲弔詭。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旣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黜闇。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旣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旣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我與若者。正之旣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旣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何謂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

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化聲之相待若其  
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  
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罔兩問景曰  
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  
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  
邪吾待蛇蚶蜺翼邪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  
然昔者莊周夢爲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  
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  
之夢爲胡蝶與胡蝶之夢爲周與周與胡蝶則  
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莊子南華真經第二卷

內篇

養生主第三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  
 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  
 刑緣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  
 可以盡年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  
 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砉然嚮然奏刀騞然  
 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

君曰。請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軋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怵然為戒。視爲止。行爲遲。動刀甚微。謦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天與其人。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斲畜乎。樊中神雖。王不善也。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

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爲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斲言而言不斲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人間世第四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爲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民其無如矣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諱若殆往而刑耳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古之至人先存諸已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已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爲出乎

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  
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  
砭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強以仁義  
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  
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爲人菑  
夫且苟爲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若  
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鬪其捷而目將熒之  
而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是  
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無窮若  
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且昔者桀  
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脩其身以下偃  
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脩以  
擠之是好名者也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  
扈國爲虛厲身爲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  
已。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  
人之所不能勝也而况若乎雖然若必有以也  
嘗以語我來顏回曰端而虛勉而一則可乎曰  
惡惡可夫以陽爲充孔揚采色不定常人之所

不違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况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訾其庸詎可乎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內直者與天爲徒與天爲徒者知天子之與已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已言蘄乎而人善之蘄乎而人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爲徒外曲者與人之爲徒也擎蹠曲拳人臣之禮也人皆爲之吾敢不爲邪爲人之所爲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爲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爲徒其言雖教謫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爲病是之謂與古爲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大多政法而不諛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若有而爲之其易邪易之者皞天不宜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爲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

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無門無毒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絕迹易無行地難爲人使易以僞爲天使難以僞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瞻彼闕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况人乎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羲几蘧之所行終而况散焉者乎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猶未可動也而况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懽成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

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粗而不臧爨無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入道之患是兩也爲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爲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丘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也妄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且以巧鬪力者始

乎陽常卒乎陰泰至則多竒巧以禮飲酒者始  
乎治常卒乎亂泰至則多竒樂凡事亦然始乎  
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  
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  
危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氣息第  
然於是並生心厲剋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  
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爲不知其然也孰知其  
所終故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遷令  
勸成殆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慎與且  
夫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爲  
報也莫若爲致命此其難者顏闔將傅衛靈公  
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與  
之爲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爲有方則危吾身其  
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  
吾柰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汝  
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  
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爲顛爲滅爲崩  
爲蹶心和而出且爲聲爲名爲妖爲孽彼且爲

嬰兒亦與之爲嬰兒。彼且爲無町畦，亦與之爲無町畦。彼且爲無崖，亦與之爲無崖。達之入於無疵，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飢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蜃盛溺，適有蚤蚋僕綠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胸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邪？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絜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爲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爲舟則沉，以爲棺槨則速腐，以爲器則速毀，以爲門戶則液，構以爲樹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

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夢曰汝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邪夫柎黎橘柚果蓏之屬實熟則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其以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培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爲予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柰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匠石覺而診其夢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爲社何邪曰密若無言彼亦直寄焉以爲不知已者詎厲也不爲社者且幾有翦乎且也彼其所保與衆異而以義譽之不亦遠乎南伯子綦游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芘其所賴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爲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爲棺槨啗其葉則口爛而爲傷嗅之則使人狂醒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

宋有荆氏者宜楸栢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  
之杙者斬之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七  
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禪傍者斬之故未終  
其天年而中道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故解之  
以牛之白顙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  
不可以適河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爲不祥  
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爲大祥也支離䟽者願隱  
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爲脅  
挫鍼治繃足以餬口鼓箎播精足以食十人上  
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上有大役則支離  
以有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  
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  
又况支離其德者乎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  
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  
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  
人成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  
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  
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卻

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德充符第五

魯有兀者。王駘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爲師。而况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與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常季曰。彼爲已。

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爲最之哉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唯止能止衆止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衆生夫保始之徵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而况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彼且何肯以物爲事乎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申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子而悅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是不亦過乎子產曰子旣若是矣猶與堯爭善

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衆矣。我怫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子產蹙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爲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况全德之人乎？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賓賓以學。

子爲彼且斬以諷詭幻恠之名聞不知至人之  
以是爲已桎梏邪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  
爲一條以可不可爲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  
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  
有惡人焉曰哀駘他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  
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爲人妻寧爲夫  
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  
和而已矣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聚祿  
以望人之腹又以惡駭天下和而不唱知不出

乎四域且而雌雄合乎前是必有異乎人者也  
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  
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爲人也不至乎期年  
而寡人信之國無宰而寡人傳國焉悶然而後  
應汜而若辭寡人醜乎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  
寡人而行寡人卹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  
也是何人者也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  
豚子食於其死母者少焉眴若皆棄之而走不  
見已焉爾不得類焉爾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

也。愛使其形者也。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  
妻資，刑者之履無爲愛之，皆無其本矣。爲天子  
之諸御，不爪翦，不穿耳，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  
使形全，猶足以爲爾。而况全德之人乎？今哀駘  
他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已國，唯恐其不  
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哀公曰：何謂才  
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  
飢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  
而不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  
入於靈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使日夜無  
卻而與物爲春，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是之謂  
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  
爲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德者，成和之脩也。  
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  
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  
吾自以爲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  
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  
友而已矣。闔跂支離，無脰，說衛靈公，靈公悅之。

而視全人。其脰肩肩。甕甕大癭。說齊桓公。桓公  
悅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故德有所長。而形有  
所忘。人不志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志。此謂誠忘。  
故聖人有所遊。而知爲孽。約爲膠。德爲接。工爲  
商。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斲。惡用膠。無喪。惡用德。  
不貨。惡用商。四者。天鬻也。天鬻也者。天食也。旣  
受食於天。又惡用人。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有人  
之形。故羣於人。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眇  
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警乎大哉。獨成其天。惠  
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  
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  
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旣謂之人。惡得無情。  
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  
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  
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莊子曰。道與之貌。  
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子外乎子之  
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天選子  
之形。子以堅白鳴。

莊子南華真經第三卷

內篇

大宗師第六

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者。至矣。知天之所爲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爲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雖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何謂真

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暮士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嗑言若哇其耆欲深者其天機淺古之真人不知悅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頽頽淒然似秋煖然似春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乎萬世不爲愛人故樂通物非聖人也有親非仁也天時非賢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行名失已非士也亡身不真非役人也若狐不借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與乎其觚

而不堅也張乎其虛而不華也邴邴乎其似喜  
乎崔乎其不得已乎濔乎其進我色也與乎止我  
德也厲乎其似世乎磬乎其未可制也連乎其  
似好閉也悞乎其言也以刑爲體以禮爲翼  
以知爲時以德爲循以刑爲體者綽乎其殺也  
已於事也以德爲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  
也而人真以爲勤行者也故其好之也一其弗  
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與天爲

徒其不一與人爲徒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  
真人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  
不得與皆物之情也彼特以天爲父而身猶愛  
之而况其卓乎人特以有君爲愈乎已而身猶  
死之而况其真乎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响以  
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譽堯而非  
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夫大塊載我以形勞  
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  
以善吾死也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

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遯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是恒物之大情也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爲樂可勝計邪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善天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又况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豨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戲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崑崙馮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大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禹強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

星南伯子葵問乎女偶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  
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  
邪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  
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  
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爲聖人乎不然以聖  
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參  
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  
而後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  
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朝徹而後能見獨  
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  
不生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其爲物無不將  
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爲撻寧  
撻寧也者撻而後成者也南伯子葵曰子獨惡  
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  
之孫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  
聞之需役需役聞之於謳於謳聞之玄冥玄冥  
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子祀子輿子犁子來  
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爲首以生爲脊以死

爲屍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爲此拘拘也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願隱於齊肩高於頂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沴其心間而無事跼躩而鑑于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爲此拘拘也子祀曰女惡之乎曰亡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予因以求鴉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爲輪以神爲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犁往問之曰叱避無怛化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爲將奚以汝適以汝爲鼠肝乎以汝爲蟲臂乎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彼近吾死而

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夫大塊載我以形  
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  
所以善吾死也今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  
爲鏤鄒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  
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爲不祥之人今  
一以天地爲大鑪以造化爲大冶惡乎往而不  
可哉成然寐遽然覺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  
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  
爲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  
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  
間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  
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  
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爲人猗子貢趨  
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  
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  
脩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  
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  
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

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而遊乎  
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爲附贅縣疣。以死爲決疣。  
潰癰。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  
異物。託於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  
不知端倪。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爲  
之業。彼又惡能憤憤然爲世俗之禮。以觀衆人  
之耳目哉。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  
之戮民也。雖然。吾與汝共之。子貢曰。敢問其方。  
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  
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魚  
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子貢曰。敢問畸人  
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人。人  
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顏回問。仲尼曰。  
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感。居喪不衰。  
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  
名者乎。回壹恠之。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  
於知矣。唯簡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簡矣。孟孫氏  
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

若化爲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情死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且汝夢爲鳥而厲乎天夢爲魚而沒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奚來爲軹夫堯旣已黥汝以仁義而劓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其藩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知皆在鑪錘之間耳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爲汝言其大略

吾師乎吾師乎。整萬物而不爲義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爲巧。此所遊已。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蹙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子輿與子桑友。而淋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爲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應帝王第七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

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  
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  
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泰氏其卧徐徐其覺于  
于一以已爲馬一以已爲牛其知情信其德甚  
真而未始入於非人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  
日中始何以語汝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已出  
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狂接輿曰是欺  
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蚩負山  
也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

事者而已矣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鼯鼠深  
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而曾一蟲之無  
知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  
問焉曰請問爲天下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  
問之不豫也予方將與造物者爲人厭則又乘  
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  
以處壙壤之野汝又何帛以治天下感予之心  
爲又復問無名人曰汝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  
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陽子居見老

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彊梁物徹䟽明學道不勸  
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  
技係勞形怵心者也且也虎豹之文來田獫狁  
之便執爨之狗來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陽子  
居蹇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  
蓋天下而似不自已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  
舉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鄭  
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  
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列子見  
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爲  
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旣其文  
未旣其實而固得道與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  
焉而以道與世亢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汝嘗  
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  
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  
矣吾見恠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  
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  
是殆見吾杜德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

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  
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吾見其杜權矣列子入以告  
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  
發於踵是殆見吾善者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  
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吾  
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  
壺子曰吾鄉示之以太沖莫勝是殆見吾衡氣  
機也鯢桓之審爲淵止水之審爲淵流水之審  
爲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嘗又與來明日又與  
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  
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  
及已壺子曰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  
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因以爲弔靡因以爲波  
流故逃也然後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三年  
不出爲其妻爨食豕如食人於事無與親雕琢  
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紛而封哉一以是終無  
爲名尸無爲謀府無爲事任無爲知主體盡無  
窮而遊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而

已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  
勝物而不傷南海之帝爲儵北海之帝爲忽中  
央之帝爲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  
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  
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  
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莊子南華真經第四卷

外篇

駢拇第八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出乎  
形哉而侈於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  
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  
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駢枝於  
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  
之用也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

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者亂五聲  
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鍾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  
是已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簧  
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駢於辯者  
纍瓦結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跬  
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故此皆多駢旁  
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彼正正者不失其性  
命之情故合者不爲駢而枝者不爲歧長者不  
爲有餘短者不爲不足是故鳧脰雖短續之則  
憂鶴脰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  
所續無所去憂也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義  
何其多憂也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  
者齧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  
於憂一也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不仁  
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饗貴富故意仁義其非人  
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囂也且夫待  
鉤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  
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响俞仁義以慰天

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  
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  
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纏索故天下誘  
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  
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則仁義又奚連  
連如膠漆纏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爲哉使天下  
惑也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邪自  
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  
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故嘗試論之自三代  
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  
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  
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  
其於傷性以身爲殉一也臧與穀二人相與牧  
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穀奚  
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  
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  
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  
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殉也彼其所

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臧。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聰。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爲淫僻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爲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爲淫僻之行也。

馬蹄第九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齧草飲水。翹

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雜之，連之以羈，帶編之以阜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飢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楸飾之患，而後有鞭箠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羣，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闕。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及至聖人，斲薶爲仁，跽跂爲義，而天下始疑矣。澶漫爲樂，摘僻爲禮，而天

下始分矣。故純樸不殘，孰爲犧樽、白玉不毀，孰爲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爲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爲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爲仁義，聖人之過也。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踉。馬知介倪，闐扼，鷲曼，詭銜，竊轡。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踈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

### 胠篋第十

將爲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爲守備，則必攝緘。滕固肩鏑，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滕肩鏑之不固也。然則鄉之所謂知者，不乃爲大盜積者也。故嘗

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餘里。闔四境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邪。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萇弘。脍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

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故曰唇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培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爲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爲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爲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爲

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擿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

鄙培丰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擢亂六律鑠絕竽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鈎繩而棄規矩攙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燭亂天下者也法之所無用也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羸糧而趣之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

車軌結乎千里之外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鉤餌罔罟罾笱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置罟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亂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爍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喘奩之蟲肖翹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種種之民而悅夫役役之佞釋夫恬淡無爲而悅夫噶噶之意噶噶已亂天下矣

在宥第十一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昔堯之

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  
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  
愉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長久者  
天下無之人大喜邪毗於陽大怒邪毗於陰陰  
陽并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  
形乎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  
道不成章於是乎天下始喬詰卓鷲而後有盜  
跖曾史之行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舉天  
下以罰其惡者不給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  
自三代以下者匆匆焉終以賞罰爲事彼何暇  
安其性命之情哉而且悅明邪是淫於色也悅  
聰邪是淫於聲也悅仁邪是亂於德也悅義邪  
是悖於理也悅禮邪是相於技也悅樂邪是相  
於淫也悅聖邪是相於藝也悅知邪是相於疵  
也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可  
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嚮卷  
滄囊而亂天下也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矣  
天下之惑也豈直過也而去之邪乃齊戒以言

之跪坐以進之鼓歌以儻之吾若是何哉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莫若無爲無爲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貴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寄天下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擢其聰明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從容無爲而萬物炊累焉吾又何暇治天下哉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臧人心老聃曰汝慎無撓人心人心排下而進上上下下囚殺淖約柔乎剛強廉剡雕琢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其疾浼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縣而天僨驕而不可係者其唯人心乎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撓人之心堯舜於是乎股無胈脛無毛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爲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然猶有不勝也堯於是放謹堯於崇山投三苗於三峽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畢起於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

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  
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於是乎斲鋸制焉  
繩墨殺焉椎鑿決焉天下脊脊大亂罪在撻人  
心故賢者伏處大山嵯巖之下而萬乘之君憂  
慄乎廟堂之上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楊者相  
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  
桎梏之間意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耻也甚矣  
吾未知聖知之不爲桁楊桎梏也仁義之不爲  
桎梏鑿枘也焉知曾史之不爲桀跖嚆矢也故  
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黃帝立爲天子十九  
年今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  
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  
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  
陽以遂羣生爲之柰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  
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自而治天下  
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  
益以荒矣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  
道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間居三月復

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卧，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柰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蹙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汝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汝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慎汝內，閉汝外，多知爲敗，我爲汝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爲汝入於窈冥之

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汝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脩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來，余語汝。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爲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爲極。得吾道者，上爲皇而下爲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爲土。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汝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爲常，當我緝乎遠，我昏乎人。

其盡死而我獨存乎。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適遭鴻蒙。鴻蒙方將拊髀爵躍而遊。雲將見之儻然止。贊然立曰：叟何人邪？叟何爲此？鴻蒙拊髀爵躍不輟。對雲將曰：遊。雲將曰：朕願有問也。鴻蒙仰而視雲將曰：吁。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調，四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羣生爲之。奈何？鴻蒙拊髀爵躍掉頭曰：吾弗知。吾弗知。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野而適遭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忘朕邪？天忘朕邪？再拜稽首願聞於鴻蒙。鴻蒙曰：浮遊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遊者鞅掌以觀無妄。朕又何知？雲將曰：朕也。自以爲猖狂而民隨予所往，朕也不得已於民，今則民之放也。願聞一言。鴻蒙曰：亂天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解獸之羣，而鳥皆夜鳴，災及草木，禍及昆蟲，噫治人之過也。雲將曰：然則吾奈何？鴻蒙曰：噫，毒哉！僂僂乎歸矣。雲將曰：吾遇天難，願聞一言。鴻蒙曰：噫，心養汝，徒處無爲而物自化，墮爾形體。

吐爾聰明倫與物忘大同乎滓溟解心釋神莫然無覓萬物云云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渾渾沌沌終身不離若彼知之乃是離之無問其名無闕其情物固自生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躬身求之乃今也得再拜稽首起辭而行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已而惡人之異於已也同於已而欲之異於已而不欲者以出乎衆爲心也夫以出乎衆爲心者曷嘗出乎衆哉因衆以寧所聞不如衆技衆矣而欲爲人之國者此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明夫物物者之非物也豈獨治天下百姓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爲天

下配處乎無響行乎無方挈汝適復之撓撓以  
遊無端出入無旁與日無始頌論形軀合乎大  
同大同而無已無已惡乎得有有覩有者昔之  
君子覩無者天地之友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  
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匿而不可不爲者事也  
麤而不可不陳者法也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  
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  
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  
神而不可不爲者天也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  
成於德而不累出於道而不謀會於仁而不恃  
薄於義而不積應於禮而不諱接於事而不讓  
齊於法而不亂恃於民而不輕因於物而不去  
物者莫足爲也而不可不爲不明於天者不純  
於德不通於道者無自而可不明於道者悲夫  
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爲而尊者天道也有  
爲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  
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

莊子南華真經卷四

莊子南華真經卷四

莊子南華真經卷四

莊子南華真經卷四

莊子南華真經卷四

莊子南華真經卷四

莊子南華真經卷四

莊子南華真經卷四

莊子南華真經第五卷

外篇

天地第十二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人卒雖衆其主君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故曰玄古之君天下無爲也天德而已矣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故通於天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

也能有所藝者技也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故曰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爲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剝心焉無爲爲之之謂天無爲言之之謂德愛人利物之謂仁不同同之之謂大行不崖異之謂寬有萬不同之謂富故執德之謂紀德成之謂立循於道之謂備不以物挫志之謂完

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其事心之大也沛乎其爲萬物逝也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富貴不樂壽不哀夭不榮通不醜窮不拘一世之利以爲己私分不以王天下爲己處顯顯則明萬物一府死生同狀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濇乎其清也金石不得無以鳴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萬物孰能定之夫王德之人素逝而耻通於事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故其德廣其心之出有物採之故形非道不生

生非德不明存形窮生立德明道非王德者邪  
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此謂王  
德之人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  
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  
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  
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大小長短脩遠黃帝遊  
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  
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  
喫詬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

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堯之師曰許由許  
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  
被衣被衣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吾藉王  
倪以要之許由曰殆哉圾乎天下齧缺之爲人  
也聰明睿知給數以敏其性過人而又乃以人  
受天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與之配  
天乎彼且乘人而無天方且本身而異形方且  
尊知而火馳方且爲緒使方且爲物絃方且四  
顧而物應方且應衆宜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

恒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可以爲衆  
父而不可以爲衆父父治亂之率也北面之禍  
也南面之賊也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  
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  
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  
所欲也汝獨不欲何邪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  
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  
封人曰始也我以汝爲聖人邪今然君子也天  
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  
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夫聖人鶉居而  
穀食鳥行而無彰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  
無道則脩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  
雲至于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  
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已堯治天  
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  
高辭爲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  
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爲諸侯  
堯授舜舜授予而吾子辭爲諸侯而耕敢問其

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行邪無落吾事俛俛乎耕而不顧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謂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謂之命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性脩反德德至同於初同乃虛虛乃大合喙鳴喙鳴合與天地爲合其合緝緝若愚若昏是謂玄德同乎大

順夫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可不可然不然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若是則可謂聖人乎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執狸之狗成思獲狙之便自山林來丘予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凡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衆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其動止也其死生也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爲忘已忘已之人是之謂入於天蔣閻菟見季徹曰魯君謂

勉也。曰：請受教，辭不獲，命既已，告矣。未知中否。請嘗薦之。吾謂魯君曰：必服恭儉，拔出公忠之屬，而無阿私。民孰敢不輯。季徹局局然笑曰：若夫子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螂之怒臂以當車轍，則必不勝任矣。且若是，則其自爲處危，其觀臺多物，將往投迹者衆。蔣閭勉覩覩然驚曰：勉也。汙若於夫子之所言矣。雖然，願先生之言其風也。季徹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搖蕩民心，使之成教，易俗，舉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若性之自爲，而民不知其所由然者，豈兄堯舜之教民溟滓然弟之哉。欲同乎德而心居矣。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揜揜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爲圃者，仰而視之，曰：柰何。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泆湯，其名爲槲，爲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

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  
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  
羞而不爲也子貢瞞然慙俯而不對有間爲圃  
者曰子奚爲者邪曰孔丘之徒也爲圃者曰子  
非夫博學以擬聖於于以蓋衆獨弦哀歌以賣  
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  
而庶幾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  
往矣無乏吾事子貢卑陬失色頊頊然不自得  
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爲者邪  
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曰始  
吾以爲天下一人耳不知復有夫人也吾聞之  
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  
道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  
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而不  
知其所之汙乎淳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  
心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爲雖以天  
下譽之得其所謂謦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  
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損益焉是謂全

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反於魯以告孔子  
孔子曰彼假脩渾沌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知  
其二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明白入素無爲復  
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邪且  
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諄芒將東  
之大壑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苑風曰子將奚  
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爲焉曰夫大壑之爲物也  
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游焉苑風曰夫  
子無意于橫目之民乎願聞聖治諄芒曰聖治

乎官施而不失其宜拔舉而不失其能畢見其  
情事而行其所爲行言自爲而天下化手撓顧  
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謂聖治願聞德人  
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不藏是非美惡四海  
之內共利之之爲悅共給之之爲安怙乎若嬰  
兒之失其母也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財用有  
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從  
此謂德人之容願聞神人曰上神乘光與形滅  
亡此謂照曠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萬

物復情此之謂混冥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於  
武王之師赤張滿稽曰不及有虞氏乎故離此  
患也門無鬼曰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邪其  
亂而後治之與赤張滿稽曰天下均治之爲願  
而何計以有虞氏爲有虞氏之藥瘍也禿而施  
鬚病而求醫孝子操藥以脩慈父其色焦然聖  
人羞之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  
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爲義相愛而不知以爲  
仁實而不知以爲忠當而不知以爲信蠢動而  
相使不以爲賜是故行而無迹事而無傳孝子  
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親之所  
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君之所  
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而未  
知此其必然邪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  
善之則不謂之導諛之人也然則俗故嚴於親  
而尊於君邪謂已導人則勃然作色謂已諛人  
則怫然作色而終身導人也終身諛人也合譬  
飾辭聚衆也是終始本末不相坐垂衣裳設采

色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導諛與夫人之  
爲徒通是非而不自謂衆人愚之至也知其愚  
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  
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  
者猶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  
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所嚮不可得  
也不亦悲乎大聲不入於里耳折楊皇芩則嗑  
然而笑是故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至言不出  
俗言勝也以二缶鍾惑而所適不得矣而今也  
以天下惑余雖有所嚮其庸可得邪知其不可  
得也而強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不  
推誰其比憂厲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  
之汲汲然唯恐其似已也百年之木破爲犧樽  
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樽於溝中之斷  
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跖與曾史行義  
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且夫失性有五一日五  
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  
曰五臭薰鼻困憊中顙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

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楊墨乃始離跂自以爲得非吾所謂得也夫得者困可以爲得乎則鳩鴉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爲得矣且夫趣舍聲色以柴其內皮弁鷩冠搢笏紳脩以約其外內支盈於柴柵外重繆繳皖皖然在繆繳之中而自以爲得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而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爲得矣

天道第十三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爲也昧然無不靜者矣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鏡心者故靜也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况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靜則無爲無爲也則任事者

責矣無爲則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鄉堯之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爲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間游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爲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靜而聖動而王無爲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整萬物而不爲戾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壽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爲巧此之謂天樂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祟其覓不疲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天樂者聖

人之心以畜天下也。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爲宗，以道德爲主，以無爲爲常，無爲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爲也則爲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爲也，上無爲也，下亦無爲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爲也，上亦有爲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爲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雕萬物不自悅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爲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爲而天下功，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名比詳治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經隆殺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

先也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况人道乎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語道而非其序者非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

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脩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

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迂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禮法數度形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王曰吾不教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堯曰然則膠膠擾擾乎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爲哉天地而已矣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繙十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曰太謾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

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爲矣。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老聃曰：意幾乎後言。夫兼愛，不亦迂乎？無私，不亦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羣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意夫子亂人之性也。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趼而不敢息。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棄妹不仁也。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歛無崖。老子漠然不應。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於子，今吾心正卻矣。何故也？老子曰：夫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爲脫焉。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吾服也，恒服。吾非以服有服，士成綺鴈行避影履。

行遂進而問脩身若何老子曰而容崖然而目  
衝然而顙顙然而口闕然而狀義然似繫馬而  
止也動而持發也機察而審知巧而覩於泰凡  
以爲不信邊竟有人焉其名爲竊老子曰夫道  
於大不終於小不遺故萬物備廣廣乎其無不  
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神之末也非  
至人孰能定之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  
以爲之累天下奮楛而不與之偕審乎無假而  
不與利遷極物之真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遺萬  
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  
賓禮樂至人之心有所定矣世之所貴道者書  
也書不貴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  
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  
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爲其貴非其貴  
也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  
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爲足以得彼之情  
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  
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桓公讀書於堂上輪

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天運第十四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維綱是孰居無事而推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雲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噓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敢問何故巫咸詔曰來吾語女天有六極五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

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載之  
此謂上皇商大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  
仁也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爲不仁曰  
請問至仁莊子曰至仁無親大宰曰蕩聞之無  
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莊子  
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此非過  
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夫南行者至於郢北  
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之遠也故曰以敬  
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忘親易使  
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  
易使天下兼忘我難夫德遺堯舜而不爲也利  
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豈直太息而言仁孝  
乎哉夫孝弟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  
德者也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  
財并焉至願名譽并焉是以道不渝北門成問  
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  
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蕩默默乃不自  
得帝曰女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徽之以天行

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應之以自然。然後調理四時。太和萬物。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倫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其卒無尾。其始無首。一死一生。一僨一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女故懼也。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阮滿阮。塗郤守神。以物爲量。其聲揮綽。其名高明。是故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紀。吾止之於有窮。流之於無止。子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儻然立於四虛之道。倚於槁梧而吟。目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旣不及已。夫形充空虛。乃至委蛇。女委蛇。故怠。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混逐叢生。林樂而無形。布揮而不曳。幽昏而無聲。動於無方。居於窈冥。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

行流散徙不主常聲。世疑之。稽於聖人。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無言而心說。故有焱氏爲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女欲聽之而無接焉。而故惑也。樂也者。始於懼懼。故崇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孔子西游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爲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芻

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巾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巾以文繡。游居寢臥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眯焉。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游居寢臥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邪。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眯邪。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古

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蘄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枳梨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今取獫狁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齧齧挽裂盡去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狻猊之異乎周公也故西施病心而曠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曠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曠而不知曠之所以美惜乎而夫子其窮哉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

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蘧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觀而多責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遊逍遙之墟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逍遙無爲也苟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古者謂是采真之遊以富爲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爲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舍之則悲而一無所鑿以鬪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唯循大變無所湮者爲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爲不然者天門弗開矣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

蚊虻嗜膚則通昔不寐矣夫仁義憊然乃憤吾  
心亂莫大焉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吾子亦放  
風而動摠德而立矣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  
亡子者邪夫鵠不日浴而白鳥不日黔而黑黑  
白之朴不足以爲辯名譽之觀不足以爲廣泉  
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响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  
忘於江湖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  
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  
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  
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嚅予又何規老聃哉子  
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  
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  
見老聃老聃方將倨堂而應微曰予年運而往  
矣子將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王五帝之治  
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爲非聖  
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  
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  
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

曰小子少進余語女三王五帝之治天下黃帝  
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  
也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爲其親殺其  
殺而民不非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  
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  
則人始有天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  
而兵有順殺盜非殺人自爲種而天下耳是以  
天下大駭儒墨皆起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  
何言哉余語女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

而亂莫甚焉三皇之知上恃日月之明下睽山  
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其知憮於虺蜺之尾鮮  
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爲聖  
人不可耻乎其無耻也子貢蹙蹙然立不安孔  
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  
爲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論先王  
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鈎用甚矣夫人  
之難說也道之難明耶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  
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

迹哉。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夫白鴟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風化，類自爲雌雄，故風化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失焉者，無自而可。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烏鵲孺魚，傅沫細要者，化有弟而兄啼久矣。夫丘不與化爲人，不與化爲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莊子南華真經第五卷

莊子南華真經第六卷

外篇

刻意第十五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爲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爲脩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爲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強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藪澤處間

曠釣魚間處無爲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吹响呼吸吐故納新能經鳥申爲壽而已矣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脩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間不導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淡然無極而衆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故曰夫恬惔寂寞虛無無爲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平易則恬惔矣平易恬惔則憂患不

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不爲福先不爲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慮不豫謀光矣而不耀信矣而不期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寃不罷虛無恬惔乃合天德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一

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於迂虛之至也不與物  
交澹之至也無所於逆粹之至也故曰形勞而  
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水之性不  
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  
之象也故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澹而無  
爲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夫有干越之劍  
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精神四達並  
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  
可爲象其名爲同帝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  
勿失與神爲一一之精通合于天倫野語有之  
曰衆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故  
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  
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

繕性第十六

繕性於俗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思以求  
致其明謂之蔽蒙之民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  
生而無以知爲也謂之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  
養而和理出其性夫德和也道理也德無不容

仁也道無不理義也義明而物親忠也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禮樂徧行則天下亂矣彼正而蒙已德德則不冒冒則物必失其性也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爲而常自然逮德下衰及燧人伏戲始爲天下是故順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爲天下是故安而不一順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爲天下興治化之流澆醇散朴離道以善險德以行然後去性而從於心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道之人何由興乎世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隱故不自隱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

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古之存身者，不以辯飾知，不以知窮天下，不以知窮德，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已。又何爲哉？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識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已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圉其去，不可止，故不爲軒冕肆志，不爲窮約趨俗，其樂彼與此同，故無憂而已矣。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故曰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

秋水第十七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涯之間，不辨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已。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

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爲莫已。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吾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北海若曰：井竈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涯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

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爲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壘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豪

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  
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爲莫已若者我之  
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  
者始吾弗信今吾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  
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北海若曰  
井鼃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  
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夷  
於教也今爾出於涯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  
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

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  
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  
不可爲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  
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天地之間猶小石  
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計  
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壘空之在大澤乎  
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號物  
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  
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豪

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  
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爲  
名仲尼語之以爲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  
自多於水乎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豪末  
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  
終始無故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  
而不多知量無窮證彛今故故遙而不悶掇而  
不跂知時無止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  
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塗故生而不悅死而

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  
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  
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  
觀之又何以知豪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  
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河伯曰世之議  
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北海  
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夫  
精小之微也埤大之殷也故異便此勢之有也  
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

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爲名，仲尼語之以爲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豪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證彙今故，故遙而不悶，掇而不跂，知時無止，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塗，故生而不悅，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豪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夫精小之微也，埤大之殷也，故異便，此勢之有也。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

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  
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  
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是故大人  
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動不爲利不賤門  
隸貨財弗爭不多辭讓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  
力不賤貪汙行殊乎俗不多辟異爲在從衆不  
賤佞諂世之爵祿不足以爲勸戮耻不足以爲  
辱知是非之不可爲分細大之不可爲倪聞曰  
道人不聞至德不得大人無已約分之至也河

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  
而倪小大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  
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已以差  
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  
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爲稊米也  
知豪末之爲丘山也則差數覩矣以功觀之因  
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  
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  
無則功分定矣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

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覩矣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爲常也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騏驥驂騑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鴟鵂夜撮蚤察豪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汝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河伯曰然則我何爲乎何不爲乎吾辭受趣舍吾終柰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無拘而志與道大蹇何少何多是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參差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汎汎乎

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兼懷萬物其孰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道無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爲乎何不爲乎夫固將自化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耶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已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德在乎天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躋躡而屈伸反要而語極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夔憐蚘蚘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夔謂蚘曰吾以一足跚蹕而行予無如矣今子之使萬足獨柰何蚘

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螭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耶吾安用足哉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脅而行則有似也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踏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爲大勝也爲大勝者唯聖人能之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汝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

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爲陽  
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公孫龍問於魏  
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  
異離堅白然不然不可困百家之知窮衆口  
之辯吾自以爲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汙焉  
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  
開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机太息仰天而笑  
曰子獨不聞夫埴井之畫乎謂東海之鼈曰吾  
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  
水則接腋持顛蹶泥則沒足滅跗還軒蟹與科  
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時埴井  
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  
鼈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繫矣於是逡巡而却告  
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  
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爲加  
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爲加損夫不爲頃  
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  
於是埴井之畫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

且夫知不知是非之境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  
是猶使蚤負山商鉅馳河也必不勝任矣且夫  
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  
垸井之畫與且彼方趾黃泉而登大皇無南無  
北莫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  
於大通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  
直用管闕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且  
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  
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今子不去  
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呿而不合舌  
舉而不下乃逸而走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  
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境內累矣莊子持竿不  
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  
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  
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  
尾於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惠子  
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  
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

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鷦鷯子知之乎夫鷦鷯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鷦鷯得腐鼠鷦鷯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耶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至樂第十八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今奚爲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夭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爲形也亦愚哉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

用其爲形也亦外矣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爲形也亦疏矣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惛惛久憂不死何之苦也其爲形也亦遠矣烈士爲天下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誠不善邪若以爲善矣不足活身以爲不善矣足以活人故曰忠諫不聽蹲循勿爭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有哉今俗之所爲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耶果不樂耶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羣趣者誣

誣然如將不得已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爲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譽無譽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爲可以定是非至樂活身唯無爲幾存請嘗試言之天無爲以之清地無爲以之寧故兩無爲相合萬物皆化芒乎芴乎而無從出乎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萬物職職皆從無爲殖故曰天地無爲也而無不爲也人也孰能得無爲哉莊子妻死惠子弔之

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爲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噉噉然隨而哭之，自以爲不通乎命，故止也。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崑崙之虛，黃帝之

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蹙蹙然。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予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死生爲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髑髏然有形，擿以馬捶，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爲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爲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爲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爲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援髑髏枕而卧，夜

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爲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爲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矐蹙蹙，頰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爲人間之勞乎。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汝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爲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己而不得，則惑人惑則死，且汝獨不聞耶。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于廟，奏九韶以爲樂，具太牢以爲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鸞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

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  
江湖食之鱮鮒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唯人  
言之惡聞奚以夫譎譎爲乎咸池九韶之樂張  
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  
而下入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  
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先  
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  
之謂條達而福持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髑  
髀攬蓬而指之曰唯予與汝知而未嘗死未嘗

生也若果養乎予果歡乎種有幾得水則爲鼈  
得水土之際則爲鼃蟻之衣生於陵屯則爲陵  
鳥陵鳥得鬱棲則爲鳥足鳥足之根爲蟻螬其  
葉爲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爲蟲生於竈下其狀  
若脫其名爲鵠掇鵠掇千日爲鳥其名爲乾餘  
骨乾餘骨之沫爲斯彌斯彌爲食醯頤輅生乎  
食醯黃輅生乎九猷督芮生乎腐蠶羊奚比乎  
不筭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  
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不學人外

公論所隨

昔年論

來

來

西

